

採



擷

精

華



芳

松

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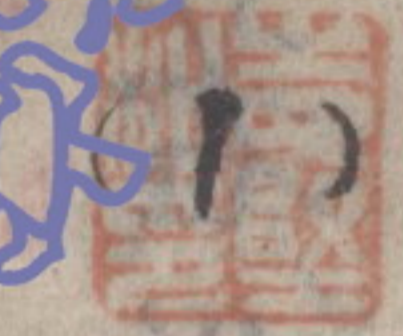
採擷精華



同華意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和良弼

甚矣哉德之不可不嗣也三代後之主若漢之高祖

唐之太宗宋之宗其功業之迥絕非不偉也然或

有憂美之怨或有元武之變或有燭斧影聲之疑功

烈滿寰區而家庭猶多慚德者豈有他哉由於私欲

昏蔽不能明此俊德者惟是則心之所存悉為大德

之全體身之所行悉為大德之妙用是以上有兄而

荒淫無道堯親之而不見怨下有弟而神聖靡常堯

高帝微時其  
度憂美恨  
位不及印帝  
之子太公界  
為要美侯  
以美甘搜之  
都祥也

天雨流芳



親之而不致疑致使一族之中無一人不被其親愛  
然後嘆堯之德為不可及者也

政在養民

(5)

異夫後之為政者興一利除一害輒自稱曰吾能

養民夫養民之事豈易哉當舜之時人時既已授

矣五穀既已播矣水土既已平矣舉天下之眾無一

夫不得其所君臣之間猶相與儆戒曰政在養民蓋

已安而若猶未安已治而若猶未治此唐虞之政所

以獨隆於千古歟

詞華意透澈



德日新萬邦惟懷



今天下之自號為秦皇漢武者今日闢一地明日據一城東征西討南侵北伐竭海內全力以與萬邦爭宜乎環球之上雨流芳不畏威懷德奉朝請貢也何以秦漢之世海內虛耗而亂亡相繼堯舜之世端拱無為而八荒服從蓋萬邦之懷不懷在彼而不在此也吾讀仲虺之言益信着筆不多波瀾壯闊

任官推賢才



2 資於六國與信其平

千里之途非駑蹇所能致也巨室之材非樞櫟所能



充也。國家之名器，非庸才所能濫襲也。自門第之說  
 起，問其世族，不問其賢能資格之例，興計其年勞，不  
 計其才德。此三代而後，設官愈多，而吏治愈形廢弛。  
 非後世之乏才，圖後世之任非所任也。况嗣王新服  
 厥命，萬幾待理，苟授官任職之初，一有不慎，則治亂  
 興衰之故，關係匪輕。伊尹之言，誠國家官人之龜監  
 也。夫東東玉西信，精精當語傳傳巖之野。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傳巖之野。

惟肖義



刻

四

世

世



世之論者每怪夫說之用也不由薦舉不由人望不由家世不由勲業不由資序以版築之匹夫遂舉而加諸相位吾獨怪夫說之賢也無薦舉之人無人望之美無家世之圖稱無勲業之可稽無資序之可核以閔出之名世而屈天雨流芳於卑賤之役若夢帝良弼審象旁求則有無意深怪者何也立賢無方成湯之成法也任官惟賢才伊寧之期戒也高宗之審象旁求不過恪遵夫無方與惟才賢之意而已所難者三皇而降唐虞用人不過二三世族耳八元八愷脈衍俱



屬同宗禹契稷益世系同所自出下至尹陟祖已無  
一不出自舊族世家此寒族之子閭閻之賤即賢如  
傳說亦沈淪於困苦走風塵而不有薦舉之助  
人望之美世家之可稱勲業之可稽資序之可核也  
高宗雖熟知其賢而世天雨流芳之風牢不可破而欲於一  
旦之間加之相傳朝之不詳而駭者幾何故託之  
以夢審之以象求之形而適得於傳巖之野者非  
無因也不然孔子貌似陽虎魯魯君聲我君似脫使旁  
求之命不能得惟肖之傳說而僅得肖傳說之傳說



吾恐高宗雖賢安在不與叔孫漢文貽千古之譏哉  
雖然審象旁求之事特人主不能充耳不必辨其真  
與偽也何者人君欲求治經之士則審其記覽博洽  
講論精通斯善治經之士之象也人君欲求治獄之  
士則審其曲盡情偽無所克抑斯善治獄之士之象  
也即甚而求之亦莫不然後之人主當務  
旁求之實勿徒事圖形之虛可也

天雨流芳

自古宣王中興論



宣王中興論



自古非常之君。恆能於天傾地覆後。挽乾神坤轉日月。再造世界為一新。少康以一成一旅之遺。復禹甸。堯都之舊光武。以鳥合雲集之衆。破鵠張鴟突之師。是二君者。皆能撥亂反正。興廢絕挽。狂瀾於既倒。撥冷灰為復。然下此若晉之中宗。唐之肅宗。宋之高宗。非不能削平禍患。收復疆土。而強鄰叛鎮。陵辱靡已。雖曰中興。實則綿奄之餘息耳。嗚呼。上下五千年。欲求一扶衰救弊。不愧為中興。令主如二君者。蓋憂憂乎其難哉。何意有周之世。足以差強人意者。復有



有宣王說者謂宣王殺杜伯廢籍田征玁狁伐徐夷  
加以料太原之民喪南國之師文德未加黷武為甚  
其後幽王繼之不越十年身敗國亡為天下笑中興  
之君之所為固如是乎不知守成之業尚文治中興  
之業尚武功周自夷天雨流芳失政大綱半已陵夷小民率  
多離散重以厲不君國敗身逃內而畿內諸侯咸  
思跋扈外而要荒侯不求脫羈縻宣王以顛沛之餘  
崛起遺孽使徒鯁鯁焉講求文治而不能輝耀武揚  
威四征不庭以大張其國威吾恐跋扈者漸為叛亂



羈縻者肆其侵陵五霸七雄之禍不必不見於宣王  
而周轍之東且無待於宣王自然則宣王之命秦仲以  
伐西戎命吉甫以伐玁狁命方叔召虎以征淮夷徐  
夷之不服者豈宣王與哉蓋文德自文武以來人人者  
深矣所患者承平日久國威不立恐後世子孫外陵  
內替求為小朝廷而不可得耳宣王萬蓋知治者矣  
若殺杜伯廢藉田一事過舉漢唐之英主所不能免  
幽王無道敗宗周子孫之不才堯舜亦無如何君子  
論人當求其大綱而已沾沾於小節奚為中興之稱



非溢辭也。雖然少康以一旅興夏，卒能延四百之統。  
光武以白水起兵，亦能綿二百之祚。宣王據宗周之  
餘業，承文武之後，拯周召、召、甫之賢，相與輔佐治理。  
卒不二傳而一。豈塗地迄紂，周之世不可復振者，豈  
定數使然歟？抑中興者之貽謀未遠，德政未加之易  
於衰歟歟？

議論精確，局度詳中，間歸重武功，尤為相題。

有識結處，亦寄託遙深。

備荒策





世之策備荒者多矣。彼則曰：常平之倉，宜設也。此則曰：義倉之制，宜興也。彼則曰：宜捐庫帑以糴，御儲也。此則曰：宜蠲賦稅以蘇困也。彼則曰：宜縱流民而禁募入粟而有賞。此則曰：宜興工業，役以業，貧窮廢僧道，以養殘疾。彼則曰：宜定稍貧次貧之冊，賑米賑錢，以貸之，揭減價，抑價之，示官倉，社倉以濟之。此則曰：宜設飯粥醫藥之場。此則曰：廢溝壑之夫，禁侵漁攘盜之風，保此困苦流離之衆之。此數者，未始非備荒之本原，補救之善術也。然吾以為今日之備荒，之當

芳流雨天



求本原中之本原。補救中之補救。求本原者何？井田是也。然嬴呂而降，封建替郡縣，成選舉廢科目，興不可獨罪於後王之變。古抑原時勢之使然，井田之不可復固彰明較著也。然則三代而後終無救荒之本原歟？曰：非也。中國自堯帝耕籍田為天下倡，後世之英主令辟重農，務為本務者，代不乏人。然不過蠲租除稅區區目前之計，未聞興一利農之器，創一便農之說，以濟胼手胝足之勞，而開南畝農夫之智。此石田童山滿目，皆是江壅河決，災害頻仍，治國若此，亦



安往而不荒哉。攷之周禮職方氏管子地員諸篇其  
載辨土地之肥磽高下常與草木穀種相關者甚詳  
誠使當軸者深念民瘼辦九洲土性之宜為之剖析  
疆理隨地播種授時使知所趨避又復開溝濬  
渠引水溉田以備旱荒而興水利而開民智如是而  
百姓猶有飢饉之患乎所謂本原中之本原也補救  
者何火輪鐵道是也二十一行省之大四百兆  
之生靈加以物之大繁富土之膏腴即不能戶皆蓋  
藏亦不至赤地皆荒也特以地多遼闊彼處之豐稔



賤為土泥。此處之飢饉，貴於珠玉。滬東海之水不能  
救涸轍之魚。若火輪鐵路，則不然。千里之遠，近若戶  
庭。滬彼注此，易如反掌。所謂補救中之補救也。有興  
水利，開民智之圖原而補救輪船鐵道，荒其可備乎  
未也。而其要尤在於救閭民農之家，一食粟之家，六  
工之家，一用器圖家。六古今之通患也。而今日尤甚。  
我中國即不能泰西圖實事求是教，瞽啞有學堂教  
殘廢有學堂教，使市無行乞，野無盜蹤，而驅此數萬  
萬之間民各歸生業，以濟人羣於萬一，豈不甚善有

大雨流芳



此三備庶可百年無荒也。鯁鯁於常平義倉之僅可  
備一時者。奚為後世民生益艱。災祲日迫。無識者流。  
反欲倡天下人滿為患。必須殺戮之說。以禍生靈。吾  
為荒民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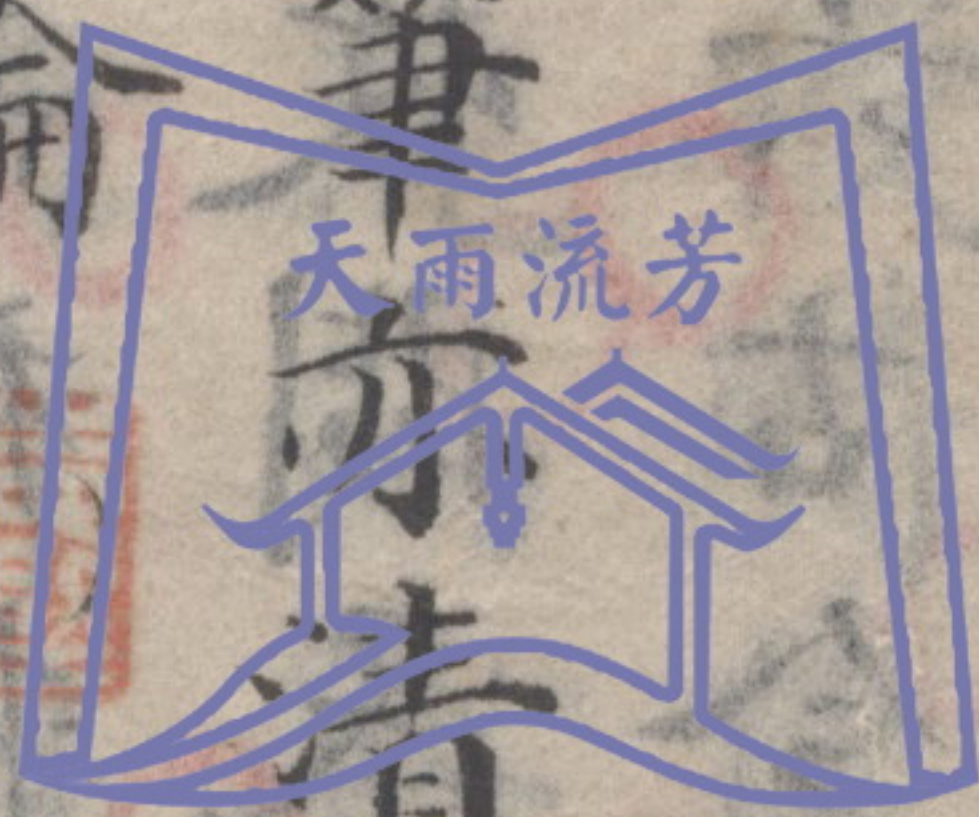
未按時勢以立言。出筆亦清。圓雅健。惟譌字宜加檢點。

本林宮之奇諫。修道論。

居一統之世界。尚常。不尚。宜。居列國之世界。尚機。

宜。不尚。常。法。機。也。者。合時與勢而出也。敗國之君所

謀。輒。輒。沮。勝。國。之。臣。所。謀。輒。遂。謀。之。成。敗。機。之。得。失。



芳流雨天

機



實使之秦昭不服韓魏勤遠畧於齊之嗣壽范睢以  
為憂魏武不得劉表勤遠兵於北之烏桓昭烈以為  
恨之二人者豈無識而云然哉誠深惜夫韓魏之君  
劉表之衆有一圖變之才出奇之策率數千之師聲  
言恐赫襲之於後嗣壽烏桓亦必效死致命拒之於  
前秦昭雖強魏圖雖智敗亡之不暇安望功成此千  
載一時之機無如韓魏失於前劉表失於後國以不  
振敗亡相繼者何歟吾讀史至春秋晉侯假道於虞  
虞公貪璧馬之寶拒之奇之諫卒以覆虞天下未



嘗不歎虞公之愚而稱之奇之智也吾以為虞公固  
愚之奇亦非智者也夫天下之智必知天下之機假  
道之機可以滅虞亦可以興虞之機也特惜不能耳  
當是時虞虢雖固屬無恙外而鄰邦亦  
屬友好晉獻雖強不過中加以驪姬恣於內二五  
橫於外累卵之勢自救不遑而獻公銳意興兵甘言  
厚幣以愚虞而不虞虞之過已其驕心亦已盛也使  
之奇乘此機會陽則許以假道期以助師陰則聯絡  
虢公洩其師期奉百里奚為謀主使內外夾攻片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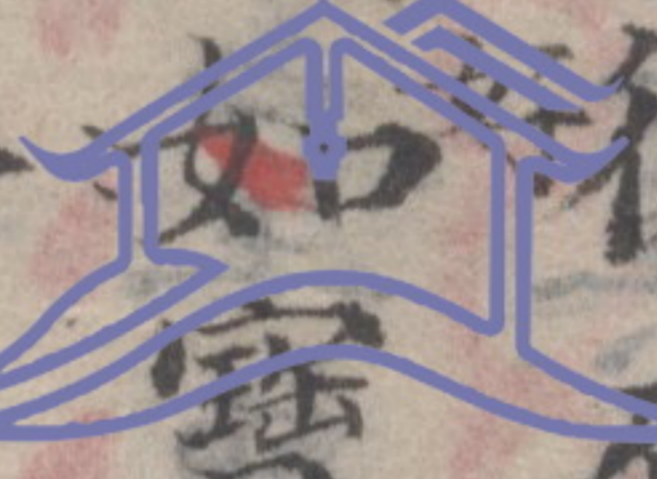
天雨流芳



不還師徒潰於外二耦禍於內吾知奚齊卓子之禍  
不必不見於此舉而三置晉君之功且無待於秦穆  
然則之奇之諫於假道之前而不聞有一應變之才  
出奇之策諫於假道之後致使坐失事機者其不智  
孰甚焉或曰虞公世稱如寶以玉劍之求奔共池而  
不恤之奇雖似此諫於既假之後虞公必不肯舍  
厚儀以從其請不知虞公所貪者貪其璧馬之足重  
而已敗晉之師弱晉之利且土地之廣人民之衆之  
足寶者豈特璧馬比荀息以區區之璧馬餌虞公公



天雨流芳





假道而不惜之奇以晉國餌虞公公安得而不從何  
以失此大機而不顧徒沾沾於假道之役其為計亦  
疎矣無如時至今日時事益艱邊患益棘謀國者不  
思虞虢之戒拘圖局外中立之例任其假道於內地  
及至唇亡齒寒又復倉皇無措豈朝廷之上無之奇  
之賢哉抑謀國者之皆虞公歟嗚呼若之奇者誠人  
傑矣

思沈力厚結段按切時事有慨乎其言之

整頓兵制以圖自強策



芳流雨天





何以鳥拿破命之首斬華盛頓之頭英膽寒之日魂  
褫之德主臣之俄皇奴之則曰惟兵能何以大震漢  
武之師重著必烈矣功士與農其農之工其工  
之商其商之亦惟能其意嘻兵之關於國大矣然  
自道光中葉而後因營兵之不足特改為募勇又復  
以募勇之不足特創立水陸兩軍籌餉購船糜費至  
數十百萬蓋臣碩輔經營至二十餘年論者咸謂中  
國自強之基礎乃在是矣乃甲午一役海軍一敗而  
塗地庚子之役陸軍又再敗而塗地一誤再誤以釀



此近今之事勢者何哉徒整頓兵制之末而不知兵制之原故也夫振千金之裘必須挈其領舉萬目之網必須提其綱懲十年委靡廢弛之積弊而大整頓之必先得其綱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旗兵之制利於開國而弊於中興募勇之制利於中興而弊於今日猶是兵也而利弊忽異者得人與不得人異耳苟得其人以整頓之由士卒而偏裨由偏裨而將領由將領而督撫將軍無一不實事求是以一省之兵敵彼一國之而有餘况有此世



三行省之衆哉然則欲圖自強必自整兵始欲整兵  
制必自得人始言簡意賅惟首段間有未妥之句  
言簡意賅惟首段間有未妥之句  
文王卑服圖康功田功義  
人君之為治也非一取自恣肆以擾民之生奪民  
之業而使天下吾是養也能制一人之欲而後萬  
姓之殘暴可除能去奢廷之奢而後閭閻之蓋藏可  
富自古聖所能薄自奉而厚為民因遂生之理加復  
性之道汲汲焉不敢稍緩者誠知當務之急也周公

天雨流芳





誠成王有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非此義歟而後  
儒之解者紛紛不一蔡氏謂康功指教化田功指  
制田教畜孔子氏穎達謂立君所以牧民諸有美政  
即是安民就安民之由田功最急故曰田功使知稼  
穡之艱難由蔡氏觀之此一句當平列不得串講由  
孔氏觀之此二句當串講不得平列然吾孰審夫古  
今之義理當日之事勢而知孔氏之說為當矣若蔡  
氏則誤甚夫虞書言政正德必先養民孔子策衛加  
富必先加教蓋以有恒產而後有恒心未有驅饑寒

芳流雨天



之民而先責之以教化之大者况商紂之世起臺榭  
浚陂池民力疲于土木聚鹿臺盈鉅橋民財竭於供  
億斲朝涉剝孕婦命殘於鋒刃生民之不康孰此  
為甚而紂衣寶弄狗馬玉杯象箸極其華酒池肉  
林極其侈晏酣於深宮之中而漠不相關文王獨斤  
斤焉以愛民為心伐崇密蜜以除大邦之肆虐獻洛  
西以除炮烙之淫刑救火塗炭之民一旦置之於安  
樂平康之世此亦再造之功也奚必制禮作樂教化  
大行始足謂之康功哉雖然康民之功亦有緩急之



殊焉。急者何？田功是也。三代後之，稍知治體者，猶能  
身衣戈綈，而親耕親桑。下勸農之書，頒恤農之詔，以  
為天下倡。矧文王念墾子民，能不分田制產，以開源  
易田，薄斂以舒困，使字下之民，有一夫不務其本而  
失其業哉？實方實苞，后稷開於前，康功田功，文王承  
於後。周家一代之王業，閔以稽事，開基嗣王，其法乃  
祖可。

獨標見解筆力定足以達之極行文之樂事

中國自強不在變法而在除弊論





天下事非迂闊者所能任也。國步至方難之會而規  
規以拘守故轍為得計，非策之善也。顧振千金之裘  
必須挈其領，張萬目之網必須提其綱。變數千百年  
因循粉飾之弊，而大更張之，必先有其君。若夫乾  
綱不振，太阿倒持，委靡廢弛，偷旦夕安。雖商君再世，  
荆公復生，必不足以救其衰而起其弱。善哉！世之論  
者曰：中國自強不在變法而在除弊。噫！斯言也。洵我  
中國百餘年之講求變法以圖自強者之藥石龜鑒  
也。然而尤有切於今日之時弊在夫盛暑已至而不



釋重裘病症已變而猶用舊方未有不竭死而重危  
者也况我國家當數十國之覬覦值四千年之變局  
朝野皇皇君相汲汲有朝不保暮之勢而顧沾沾曰  
不在變法非至<sup>國</sup>病狂甘心粥鬻國何為發此迂腐之  
論乎蓋以有治人無治法靈武非善終之令辟也猶  
能變胡服以有治人無<sup>滅</sup>治人無虜勾踐亦亡國之遊魂也猶  
能變婚嫁以沼強吳<sup>國</sup>中國講求變法數十年  
矣何以練數十年陸軍卒無補於臺灣之割操數十  
萬之水師亦無救於乘輿之西普通之學堂基布而



文明之進步轉阻製造之局廠林立而洋貨之進口  
愈盛以至朝下一令暮改一令迄無十年不變之法  
者雖以克克諸公是茫無把握而實攬乾綱  
總萬幾者無獨斷之明之故也無獨斷之明行變法  
之政宋之神宗其殷鑒矣今日者陸軍不可問矣但  
當除其扣餉缺額之弊以期將領之得人不必盡變  
為洋操水師不堪問矣但當除其敷衍廢弛之弊以  
期礮艦之可用而不必盡變為水戰學堂製造亦然  
除時文之無用改為策論義之講求實則可不必盡



變為學堂除奇技之苦窳淫巧專於布粟帛之民生  
日用則可不必盡變為機器補其偏而救其弊除其  
害而興其利節數兆之帑項省萬姓之滋擾而得事  
半之功效洵自強之善策也而議者曰為今之治當  
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嘗以守成之勢治天下謂開  
創則更新百度守成則率由舊章也夫殷因夏禮周  
因殷禮損益可知漢除秦之弊而興唐除隋之弊而  
王一代之亡亡於積弊一代之興興於除弊千古一  
轍矣然何中國自強之道在彼而不在此歟然則中



國不欲自強則已。中國而欲自強，江海可以回流，斯  
言必不可易。起段警策，其餘闕有隔膜語。子曰：飯蔬飲水，由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自聖學失傳，而天下之富貴者，無真樂。不心富貴而  
外富貴者，亦無真樂。彈鋏、候門、吹竽、稷下、拂太參之  
鬚，嘗御史之便富貴。一時憂辱畢世者，無論也。古今  
來之矯矯者，軒冕泥塗，金玉鼎鑪，或宅心於空虛，或

天雨流芳





溺情於麴蘖或放懷於風月若老子若莊子若竹林  
 之賢若醉鄉之徒若唐子厚白杜甫居易諸騷人講  
 求於虛無之中放浪於形骸之外馴至棄名教廢綱  
 常樂其所樂而樂其所樂此皆未得吾孔子之樂  
 者也夫孔子之樂何樂哉天雨流芳上有父而早卒高堂之奉  
 養無時下有子而早亡天雨流芳逝膝下之承歡已缺中有兄  
 而殘廢眷令之相助天雨流芳資家庭之內四顧慘然又復  
 扼於時數之窮具內聖外王之學不克大展其志以  
 博取富若貴而惟於東山泗水闕飯一疏食飯一薄



水枕一曲肱老此身於凍布衣之局感慨及此憂愁  
蒲腹耳遑言樂乎然而松柏之質非遇隆冬無以見  
堅節之本性干莫劓不重淵無以見光芒之寶  
氣聖學之昌明極困窮無以見其天理之渾著况  
乎聖人之學與天無間屋漏可以省神明可以對仰  
之可不慚於古俯之可不愧於後世表裏洞達胸  
懷徹然雖極之南面之榮將相之尊亦不足以易其  
所樂而猥曰不義之富貴哉浮雲之視非虛言也而  
無識者流反以疏食飯飲水為孔子悲其遇而歎其艱

天南流芳



夫銘著循牆家傳世族委吏中都仕官多年而服從  
之七十子躋躋一室危山巖貧斷不至食無一嚙之  
味飲無菽水之羹枕無六尺之簟一寒以至此也設  
此萬難之境為春秋之逦逦於富貴不樂於義者破  
其迷而指其妄抑為百世後之疏食飲水不富不貴  
者示其勸而立其的且疏食而義大烹之養何所榮  
飲水而義大廷之羹何所費曲肱而義安庫之聘何  
容心天下惟義所在耳何樂於富貴何苦於疏食飲  
水若孔子者其得此真樂也夫



志義超詞卓機暢神流此文之以情勝者是以圖其  
風來明主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義  
贊天地之化者陰陽通入聖之氣者血脈而成國家  
之治理者庶官圖無大小國之安危固不關職無重  
輕民之休戚固不係則官者治亂之基興亡之漸而  
一朝之命脈繫焉後世庸主不察往往以彈丸之地  
置一員以鎮撫之復增一員以管攝之以鄙瑣之務  
增一員以督辦之復增一員以幫辦之馴至祿糈耗  
國供傳累民而牽制推諉政事亦形其叢脞此後世

天南流芳





之吏治所以遠不逮古非後世之乏才乃後世之任  
官而不任其人也若明王割異是夫天下事古畧而  
今詳天下之官古寡而今衆定勢然也而論者動曰  
考之禮夏后氏官二十商二百周三百與周官異孔  
安國又曰禹湯建官二百不如唐虞之清要學者詆  
之為榮古而陋今異咏紛紛莫衷一是然而唐虞之  
治非庶司百尹治之也官臣而治之夏商之治非  
府史胥吏治之也官益伊而治之明王任人而不任  
法勞於擇人而佚於任使立政之道推握要以圖耳



豈若後世之十羊九牧冗而無制哉雖然成王之言  
尤有進者經一變則增一智成王蓋折肱而知醫矣  
經二叔之變而王室幾傾遭四國之難而天下幾搖  
賴有周召諸二三老成奠定之安撫之而表裏山河  
遂得以無恙此非明效大驗歟不特此也書曰紂有  
臣億萬惟億萬予有臣二千惟一心然則紂之所  
以亡與周之所以興由於官之多與少乎實由於官  
之得人與不得耳成王洞悉其弊而深切言之無惑  
乎官周召以平禍難官芮伯彤伯以保元子一時稱



得人之慶也宜哉

前半持議允愜後幅按切成王着筆尤覺警策動

人

辭尚體要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為政而以言教人乃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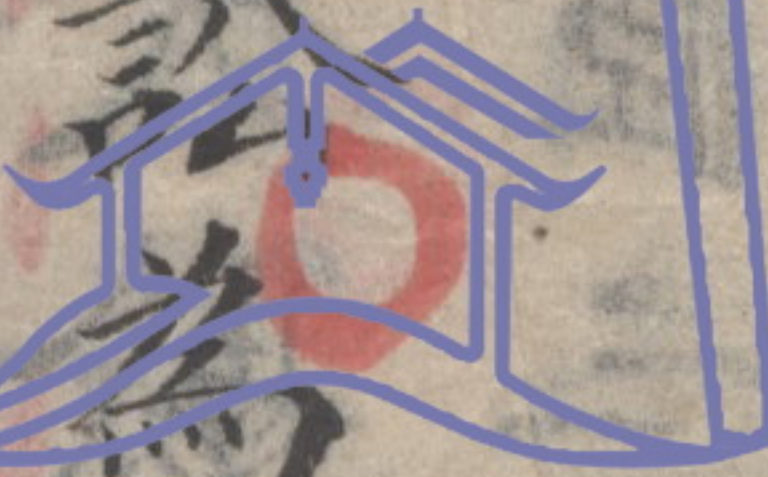
之不得已也又復繁冗其詞敷衍其事連篇累牘無

一體要存乎其中無~~處~~乎煌煌訓誥滿巷填街而民

視之為具文此所以辭愈雜而世愈衰也况商紂之

世君務於荒淫臣務於泄沓通一國之政令無有能

芳流雨天





得其大體而握要以圖之者康王洞悉其弊而深切  
言之誠對病之藥石也觀於此申公力行之語益信  
其詞意精策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

廢此之謂不朽

堯舜猶是君也湯武猶是王也孔孟猶是儒也上下

五千年何以上而王下而將相富貴之子慨慷得

志之徒竟皆身死名滅與草木而同腐而惟堯舜之

為君湯武之為王孔孟之為儒如江河之行地如日





月之經天。歷萬古而不磨。蓋以名之朽。不朽在彼。而不在此也。吾讀叔孫所述。三不朽之言。而益信。

五簡要不煩。

有年

桓公

君子論理論人事。不論天道何也。人事易明。而天道

難知也。春秋桓公三年。書有年。先儒之解者曰。桓無

道。雖享國十有八年。此一年。書有年。為後世不德

召災之戒。夫九年之水。七年之旱。盛世有所不免。有

年之書。大有年之慶。亂朝不無屢見。所謂天道者。安

天雨流芳



在耶。吾意桓公之特弑君篡位。君雖無道於上。而安  
土樂業。民猶力耕於下。有年之獲。非反常也。孔子書  
之。豈有異哉。雖然。孟子有言。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先儒之說。豈有深意存乎。其間歟。然必以成德  
起筆。精當餘亦安。通  
齊威王烹阿封即墨  
天下之治亂。繫於守令之賢否。守令之賢否。繫於人  
君之賞罰。然則賞罰何如。必也能重貪墨之誅。而後  
共為奸者。足以斂其跡。能重祿秩之施。而後共為善

天雨流芳

(2)



者得以作其氣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足以威賞一人  
而天下之人足以勸三代明王之治不外是也豈特  
區區之明察而已哉齊威王固不足語於王道而其  
一封一烹得賞罰之公猶足以取威定霸於天下使  
以天下之大英敏之君一罰一賞悉如齊威之公焉  
何憂四境之不洽何患四鄰之交侵雖然以此為說  
必有以霸術詆者嗚呼此後世之所以賞罰失當而  
禍亂相尋歟

論斷頗精  
公之執  
論斷頗精  
公之執  
論斷頗精  
公之執

天雨流芳



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



不可與樂成

天下有大過人之才者必有大過人之識而有  
大過人之識者始足與建大過人之功此固古今  
不易之理也雖然行之難有辨李斯之變古制也  
有諫之者彼獨曰非愚儒所知於是謗誅者族  
偶語者棄市而秦祚以亡安石之行新法也  
有議之者彼獨曰人言何足恤於是  
有異議者黜言不便者貶而宋室以亂  
此二子者豈果無識而云然哉亦以可與樂成  
而不  
可與慮始之見橫互於中是以盈廷之諫爭不能入

芳流雨天



是



普海之怨讟不能回直。直至國身敗亡而後止也。然則後  
之言變法者輿論不可盡從。輿情不可盡拂。亦惟斟酌  
行乎其間耳。不可輒之。言幸而中。蹈秦宋之覆  
轍而不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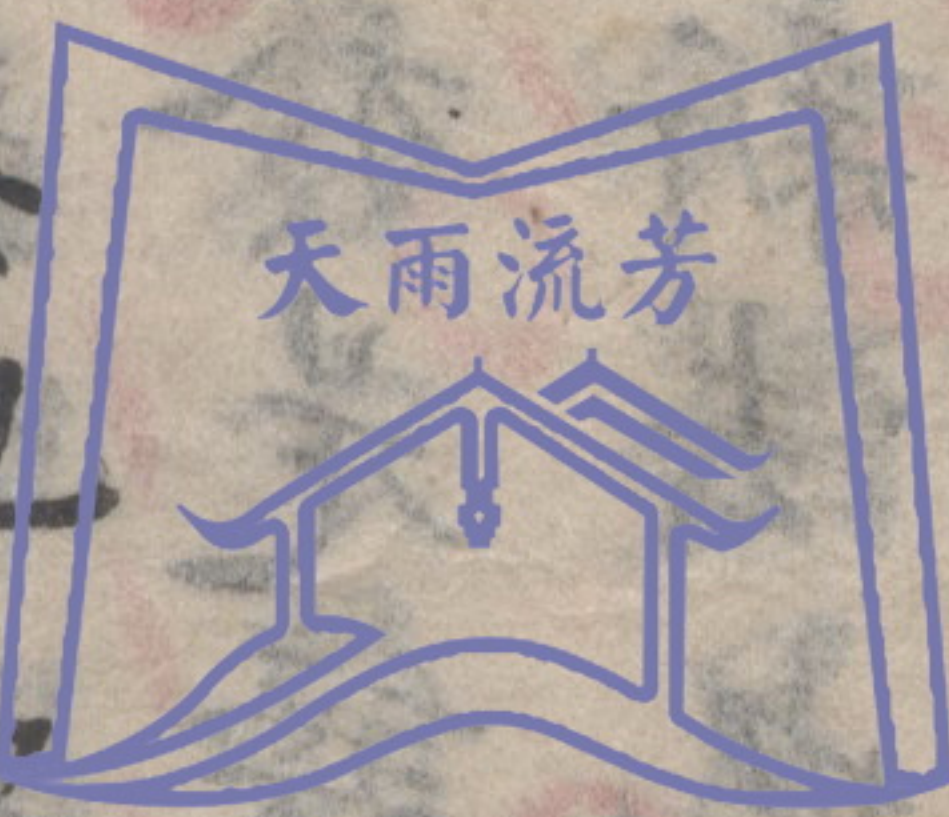
持議亦新

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主

者欲博其德。資備而王隨之矣。



富國強兵。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處兼并之世。  
博德而已。博德而民懷。雖國不富。兵不强。亦可以致





王如其不然。雖地廣民富，何救於敗哉？王莽因漢承  
平之業，一朝而有之，其國非不富也。煬帝討四夷之  
不庭，而舳舻千里，其兵非不强也。卒之身死國滅，為  
萬世笑。湯武以圖里之地而驟焉，以興然則圖王之  
資務富國乎？務強兵乎？抑務博德乎？錯之說秦王先  
其末而後其本，亦慎哉！雖然，使錯僅以博德之說  
說秦王，秦王未必遽聽。秦業未必遽成也。嗚呼！此錯  
之所以為錯歟。

頓挫淋漓饒有古致



屈平為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



戰國之世明於治體者惟孟子一人而已然其不遇於齊猶三宿而出畫曰我何為不豫哉君子之動心忍性如是也圖平為左右之大臣憤一時之見疏忘君臣之大義而不顧任宗廟之不血食而不憂獨投汨羅以死志之潔則潔矣行之廉則廉矣豈明於治體者之所為哉然圖猶有辨孟子羈旅之臣也不遇於齊猶可適宋若平則宗室之臣有國亡與亡之義故其死也先儒雖曰忠而過然較之衛鞅朝韓非



之徒。舍宗國而適他國。且為他國謀覆宗國者。其志行之相去。奚特倍蓰哉。嗚呼。此澤畔之行吟。所以異於說難。孤憤歎。

其筆有斷制。不游騎無歸。

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天雨流芳

名

3

世之論毅者。動以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燕之待毅。為何如。先君之骨。寒老臣之身。他適其潔已。已甚矣。而何有於名。不知小杖則受。大杖則逃。使毅不去燕。而知之趙。反閔之計。已成。新王之隙。已深。甚。



毅雖功高望重其不受頗牧之禍者未之有也臣雖  
盡忠君被惡名此毅之歸趙此毅之所以不潔其名  
也且夫去國一也韓非說秦首謀宗邦李陵答蘇責  
難薄德區區之求漢名者無論也至若後世之自命  
為孔顏再世伊呂復生身居異邦往往洩其憤薄肆  
其筆舌唾家國之君王政教為野蠻不若者其去毅  
為何如也嗚呼毅亦不德者歟

思路開展

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





奢亦刑名之餘術耳。夫吳起事楚，捐不急之官，廢蔬  
遠之族，商鞅事秦，刑太子之傅，除宗族之籍。此二子  
者，豈果仇於貴戚，滅其身而不顧哉？抑以國之不强，  
由於上下之不平。上下之不平，由於法令之不行耳。  
卒之秦楚之國，因以強。吳之身，因以滅。奢之刑，用  
事以平。上下平，則上下以強。趙國亦商吳之衣鉢矣。其  
用平原君者，特幸耳。

用意亦新，再求醒豁。

故兵者所以禁暴除亂也，非爭奪也。



此物相傳  
三衣錄



人之生也。不能無羣。羣則不能無爭。爭則不能無暴。  
害。故聖王制之。以兵。所以補仁術之窮也。後世此義  
不明。強而有力者。流德往恃之。為爭人土地。奪人主  
權之資。於是。以繼。亦之。愆。情。戕。百萬之生靈。肝腦塗  
中原。膏液潤野草。直至。十。百。歲。後。觀。纍。纍。之。京。觀。猶  
使人。魂。驚。而。魄。喪。者。其。為。禍。可。勝。言。哉。荀。卿。深。知。其  
弊。而。痛。切。言。之。實。足。以。挽。戰。國。之。兵。禍。也。惜。天。未。厭  
亂。浩。劫。方。深。一。時。之。君。臣。聽。之。如。水。之。投。石。而。不。惜  
悟也。

天雨流芳



語皆中肯結處尤佳

是故推牛而祭墓不如鷄豚之逮親存也  
悲夫世之為子者或逐錙銖之利而崎嶇萬里或邀  
升斗之俸而隔絕多年及至逢源左右滿載而歸仕  
路顯揚官成而至閤室之內環坐而享榮者惟妻妾  
與子女耳而桑榆之父母早已就木朝廷深念及此  
所以訂終養之例制齊喪之禮體一時孝子苦衷者  
至微且盡矣後世急於事功者流併此而欲廢之嗚  
呼是不以鷄豚逮親存者並欲使不以鷄豚祭墓也







毋友不如己者義

和德彰

稽叔夜謂蠹處頭而黑處身而白墨子曰緣染於青

則青染於黃則黃非謂其習染之速耶夫以璞之攻

玉也必藉鑿錫石之磋磨而始成若將破碎則一

擲而立壞君子為學而求其勝我優我者必藉觀摩

輔翼之功用而始成若等而下之則潛移於不覺進

之難退之易涉之難降之易天下事大抵如斯也子

曰無友不如己者非拒之也防其損我也非疾之也

慎染我也不如己者容之可也友之不可也導之可







哉由由然無入不自得我自為我我自有其真耳雖百

千萬億之盜蹠與之偕也庸何傷也其公以不味本

也乎勿馳心說

瞻彼動物柔體觸動頑然蠢然無意無識者何以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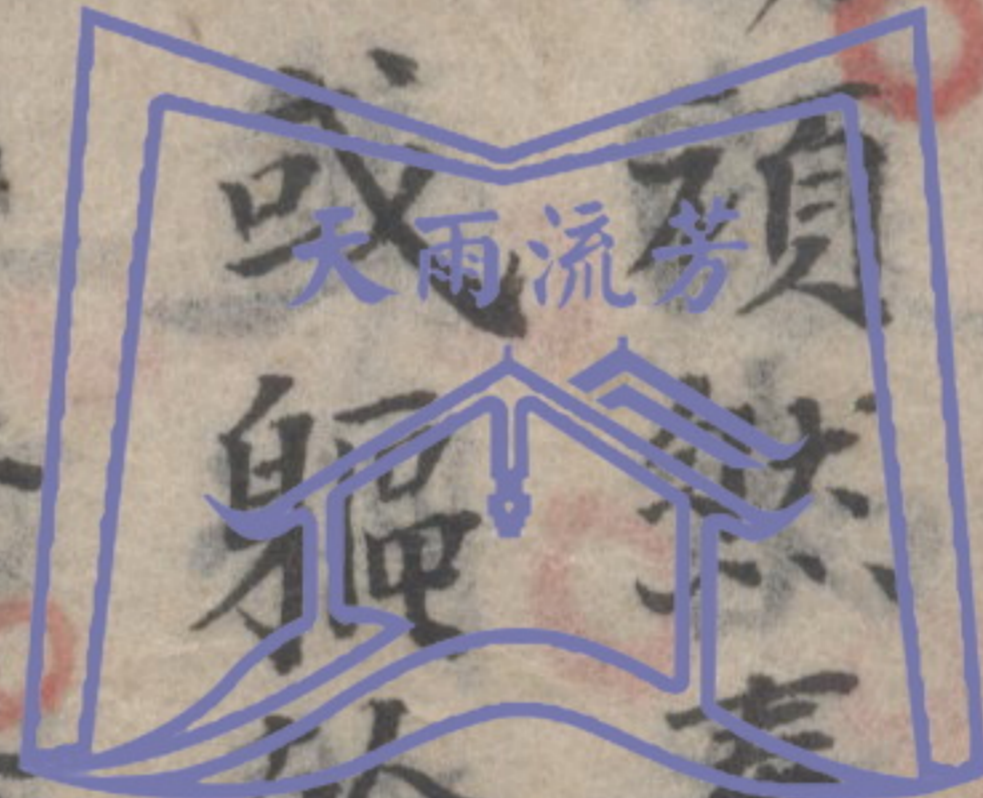
曰無腦力作用故又或軀幹龐大體魄獷悍擾之馴

之載重馳驅無他能力者何以故曰腦球薄弱故即

至儼然圓顛方趾占動物界最高等最優美之資格

而瘋狂癩悖言笑怒罵舛乖謬亂不齒人類者何以

故云腦筋昏亂故一甲一乙聰明相當年齡相若學





術道術智術無異點迨及效果甲優乙劣甲邁乙下  
判等雲泥者何以故云甲乃心專志壹而乙則心乎  
鴻鵠故今夫賁育不能制繡婁不能察師曠不能辨  
百萬貔貅不能塞穴秦岱不能阻其往洋海不能  
限其來雷走電駛不足以喻其馳之迅速火山噴燄  
不足以擬其馳之薰灼者非此心乎非此一心之馳  
也乎心而馳也則所寄者空殼如金如石馬耳所注  
者血肉傀儡土木馬耳子輿氏謂放其心而不知求  
哀哉非謂其此心一放與死無異耶翫麟之軀斡殼

芳流雨天



安望其造就深遠精邃之理哉昔師曠學樂自封其  
目云技之不精由心不專心之不一由目多視技藝  
且然况在莫究莫殫之道乎程氏謂心如穀種待時  
而發夫以聲色貨利環而攻吾心或以一心紛而馳  
諸聲色貨利新機一動固非吾心馳驟之場無所  
以羈之縻之維之繫之防閑之圍範之則或牽之去  
或撓之往勢不能守宰操存以供吾攻學之用雖予  
以彭祖之歲月尼山之師友究末如之何也已然則  
當如何必也存吾性凝吾神如十目十手之交加如



左監石史之伺察泰山頽於前而心不擾麋鹿興於  
左而目不顧嚴鎮如天君之發號令專向姬旦之指  
南車以若是之心求學則學無不成以若是之心攷  
道則道無不就言以賀之云快刀決亂麻一拳  
碎黃鶴反乎此者吾敢却之云盲人瞎馬夜半臨池  
毋友不如義者證心以名言偉論為規戒  
與帝王訂知音與聖賢證知心以神明美堯牆舜夢  
之談阻我以年代者不能阻我以神明美堯牆舜夢  
旦琴文千載而上大有知交曾不必以風塵物色為



蹠

公選別

是則不斤斤計較於人已優劣之閒而契合為特摯  
 者也論語曰毋友不如己者此聖賢示人以慎友之  
 道也雖然慎友難擇友尤難擇友難知友尤難知友  
 難知友而知我尤難不能擇安能慎不能知安能  
 擇不能自知安能知人吾於此為擇友者有數患焉  
 從來邪僻之入也每發於察不覺察防不及防加  
 以潛奸隱慝工於匿迹斂鋒往往口堯舜而心盜  
 礁藻鑑稍疏難免不為所蔽惑王莽不篡漢則與周  
 安石不再用則與聖賢何殊所以德宗為盧杞所蠱



祖龍為高所愚也其患一良驥之知也必待伯樂良  
玉之識也必待卞和士君子之懷才抱道也必須知  
己不知己則韜光匿跡豈炫耀以求知擇人者當  
於此而胸無定圖則即大道當前聖賢在望仍將望  
望而逃之顏愚參魯自他人視之鮮不為真愚真魯  
耳其患二鮮典守士夜郎自大招損之子脾魄羣  
倫平居詡詡然常存不可一世之想本愚也而以  
為沈潛本輕薄也而以為脫畧本空疏也而以為高  
曠遼東豕故步自封夜錦郎自揚得意一切賢聖皆

天雨流芳



孰音委

不如我握管究不能窺天執錐究不能測地也其患  
 三孰靡頽廢推之不前挽之不返至其情性非不好  
 賢如緇衣惡惡如恭伯然無勇往直前之概雖声色  
 貨利有所不為圖切磋琢磨亦無所施有守者不能  
 有為所謂郭公善善天雨流芳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其  
 患四是則毋友不如己者正未易言耳要之聖人先  
 示我以擇友之法忠信忠信蓋言忠信者為吾友  
 非忠非信者非吾友也以此觀人百不失一又何患  
 擇友之難又何患知人之艱



卷之五

春秋之世諸侯放肆天子徒擁虛名論者謂周

室之衰鄭莊之交惡中肩有以啟之然歟

五季之末視君位如傳舍此者誰歟兩晉之世棄

天子如敝屣肇圖者誰歟漢之外戚唐之藩鎮舉皆

有太阿倒持尾大不掉之患漸之者誰歟日月息燭

火熾陽氣虧百圖侵君道失逆臣出理有固然勢有

必至無足怪者無足圖者無得以歸咎之者春秋之

世王紀王綱蕩然無存舉兵馬財賦禍福予奪之權

不操之於天子而操之於諸侯吾猶幸周輒既東以

天雨流芳



還

止

隨

後不遽生莽操安史輩以作大姦逆也鄭蔣莊老奸

其姑有中肩交惡之失猶為匿跡斂聲耳且天下諸

侯皆鄭莊也其姑有請墜問鼎超乘諸維縱恣猶為

之周欣幸耳闖關備盜勇掠不足責殺戮之賊鬪啟不

足責周王既與鄭莊軍矣不擒幸矣中肩何足責既

與鄭莊交質矣不決裂幸矣交惡何足責若謂諸侯

放肆鄭莊有以啟之刺鄭莊之明目張膽敢於交惡

中肩者又誰啟之耶吾知亦在君德之如何耳假令

黃帝之於蚩尤虞舜之於苗民萬一疆場失利有犯



還

止

隨

後不遽生莽操安史輩以作大姦逆也鄭蔣莊老奸  
 其姑有中肩交惡之失猶為匿跡斂聲耳且天下諸  
 侯皆鄭莊也其姑有請隨問鼎超乘諸維縱恣猶為  
 之周欣幸耳闖關盜虜掠不足責殺戮之賊鬪啟不  
 足責周王既與鄭莊南流芳不擒幸矣中肩何足責既  
 與鄭莊交質矣決裂幸矣交惡何足責若謂諸侯  
 放肆鄭莊有以啟之則鄭莊之明目張膽敢於交惡  
 中肩者又誰啟之耶吾知亦在君德之如何耳假令  
 黃帝之於蚩尤虞舜之於苗民萬一疆場失利有犯



鸞輿而八元八凱與九官四岳保無有輕蔑朝廷之心噫朝綱之振廢亦在君德之隆污慎勿以禮經之日墜而咎歸叛臣也

其政真省內治財學務整言務均關緊要在

責固在需員應如何培植如何激勸如何委任始

得真才真品出而督襄庶政策

國家新政累累需才就急毋有舉錯動輿當軸以乏

才之嘆夫才本未嘗乏也特用之不得其道耳用之

道奈何破積習去私心除私人而已我滇處天下之

天雨流芳



西南西蹙於英南逼於法思所以變法自強者不在  
新法之設條約之爭器械之利帑藏之充學堂之衆  
巡察之嚴祇在乎事事着實人人着實在在着實焉  
耳事不着實則循習不可破人不着實則私心不可  
去在在不着實則私人不可除雖云培植之激勸之  
委任之而真才終不可得真品終不可得慨自緬甸  
淪於英越南吞於法猶獺之勢幾剝於牀新政多掣  
肘則內治不能振也公法不足憑則外交不能定密也  
兵學不整理則軍政不能興也礦務不廣開則財政



不終裕也。師資不能富，則學務無由興也。領事不廉，  
平則警務不得嚴也。方茲特政，旁午在在，需員有培  
植，激勸委任之職者，莫尚可憑積習就私心用私人  
之時耶？况我滇邊，風會初開，其才高品重者，  
固已引領懸望，其英年才富，有志經世者，尤側耳而  
聽。苟當事者，憑積習就私心用私人，則是徇情面也。  
是諛權貴也。是敷衍辦事也。是塞賢才登進之路矣。  
噫！傾軋之矣！何謂培植窒礙之矣！何謂激勸拋棄之  
矣！何謂委任由是而市井組組，但儻聞尺見之豎子

天雨流芳



進矣。又何謂真才？何謂真品？今夫舉錯之內，砥礪之  
所寓也。去取之間，得失之所關也。舉一以勸，百舉直  
以錯枉。此古今中外培植激勸委任之良法也。破積  
習去私心，除私富強之基，在是矣。何憂於英？何畏  
乎法？

莊公戒飭守臣論

大奸<sup>抵</sup>猾小人之輩，其所為極惡本自善於彌縫，而世  
之自號君子者，不察其心迹，而遽褒以美名。此千古  
所以無藻鑑也。如鄭莊公之戒飭守臣，可畧得而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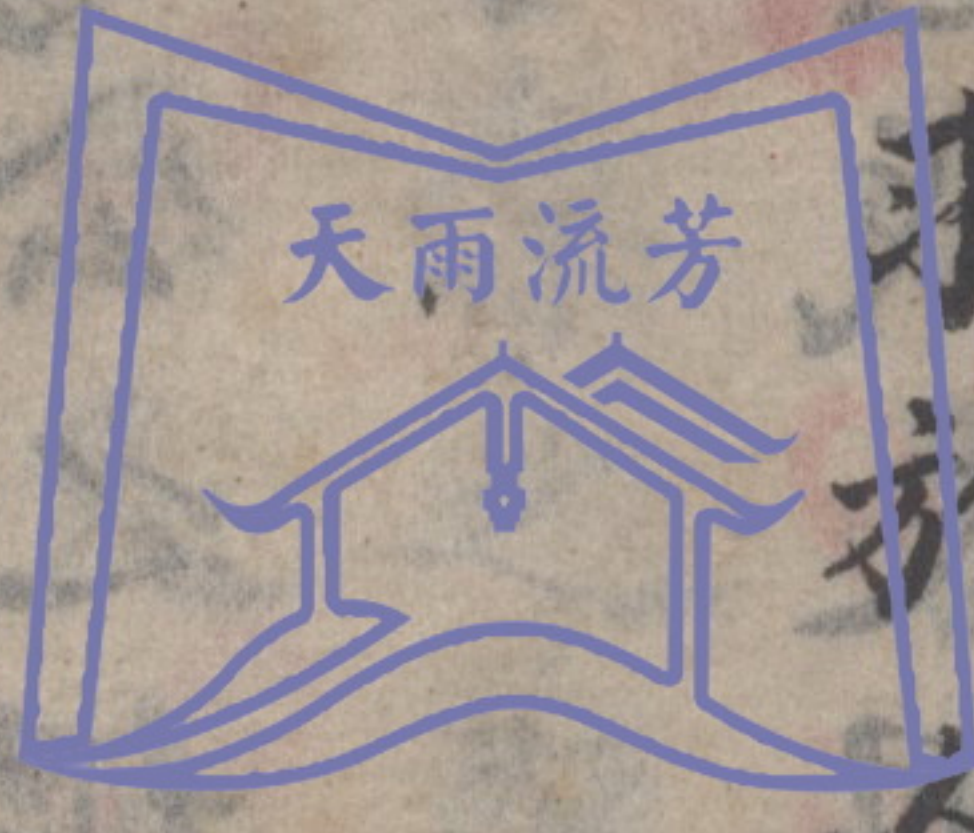
焉。凡事功必先本於學術。學術必先知明其心。術如鄭  
莊之不學無術，誰不知之。而又棄母於城穎，逐弟於  
共邑，其居心積慮深毒，大不堪者。而曰：「一、二、父、兄、不  
能共億。」又曰：「有為。」能和協是直以明其心疾之所  
在於是，欲而自白於天下也。然而天下孰不知其心之險  
狠出於本性者乎？則其戒飭守臣也，純以用其藏奸  
韜獨之計，借以行其名過名之思。鄭莊乎？其本源  
已先失矣。而何有於戒飭？而世之自命君子者，儼然  
稱之曰：「知禮。」而又稱以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

芳流雨天



嗣鄭莊而果能若是乎未必置母逐弟也雖鄭莊而  
有悔心也則代許之後何不使莊公回國而自經國  
家利社會稷序人利後嗣者乎如此而後可謂知  
禮矣雖曰君子不苛求於人而吾於公戒飭守臣一  
一事則有可議也

宋穆公屬殤公



晉獻公一出申生而兄弟亂唐高祖欲立次子而兄  
弟亂宋太祖欲立弟匡義而兄弟亂宋宣公立弟穆  
公穆公立姪殤公殤公於焉被弑夫父死子繼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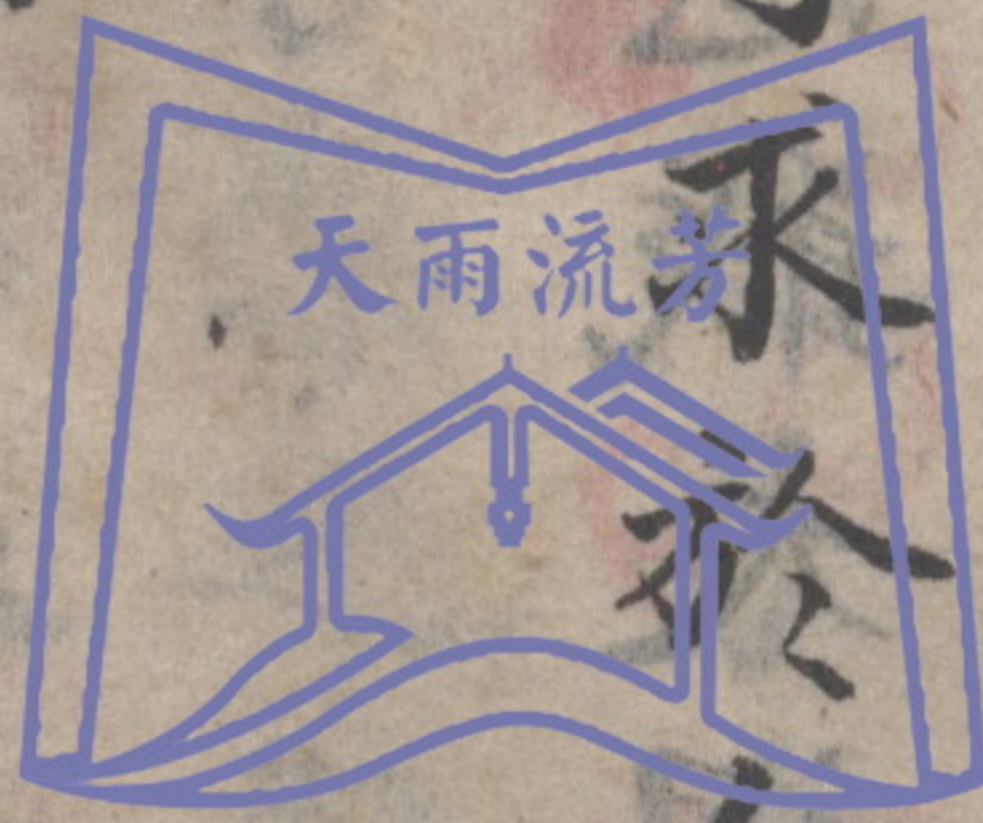


嗣鄭莊而果能若是乎未必置母逐弟也雖鄭莊而  
有悔心也則代許之後何求使莊公回國而自經國  
家利社會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乎如此而後可謂知  
禮矣雖曰君子不可取於人而吾於公戒飭守臣一  
一事則有可議也

宋穆公厲殤公

晉獻公一出申生而兄弟亂唐高祖欲立次子而兄  
弟亂宋太祖欲立弟匡義而兄弟亂宋宣公立弟穆  
公立姪殤公殤公於焉被弑夫父死子繼春秋

天雨流芳





巨

所以大居正也博遜讓之虛名啟干戈之實禍智者  
豈必出此置臣金於途行者皆注目與逐鹿於野  
見者皆垂涎矣宗社之器而傳之於長則諸子宗寶  
不粹頻頻欲動哉嗚呼公之禍非穆公實階之勵乎

石碣諫寵州吁

天雨流芳

自古大臣能鎮大患戢大禍者必於患未形禍未至

之先而銷之過之若待患既至始出而排而

解之則已晚矣州吁寵而好兵石碣諫而不聽石厚

與州吁遊石碣禁之不可鳴乎石碣之諫固詳而且







以撲之是愚勇也州吁石厚必待其禁之不可而後  
出滅之於倫理何如乎設當日衛國有二州吁如周  
之管叔蔡叔並峙黨惡則不知石碣將何以應之乎  
設州吁石厚已滅之後更有如州吁石厚者接踵而  
起則不知石碣更將何以應之乎吾故曰惜其見之  
不早也

或謂厲王流彘為中國民權伸張之特徵其說

然否

陰陽擊搏而後雷電生危石崎嶇而後怒浪起人情



感激烈之刺促而後遇<sup>運</sup>動猛興而抵抗之力以膨發  
彼美洲自合衆國創共和政體舉華盛頓為大統領  
其影響直達歐之法也黎而國民感情結合廢路易  
刺華葉載起載<sup>督</sup>急起直追以達完美之組織一時  
餘波湧現動及全歐政界壓力不足鎮攝猗歟又何  
盛也抑知此意已發明於四千年號稱專制之國乎  
周厲王屠戮民謗國<sup>流</sup>暴動流之於彘非伸張民權  
之現身乎然何以鵲起務鳥落不臻完美歟曰是民權  
之近似非民權之本旨也是民權之微露非民權之



發表也是形式。非精神是瑣屑。非原質。民仍自民權。仍自權也。且不知所以運用我權操縱我權之法。故民在而權驟失也。然則此何以故。云無擴張力。故無繼續性。故無固結。團體以為政治思想。故何謂無擴張力。夫暴雨狂風。其止可待。撫劍疾視。厥勇則小。人必內力充溢。而後用之者。廣爾時國民方針。祇在除剝床之禍。禍去則雲消霧散。而意識亦與之俱去。技止此矣。更復何求。嗟嗟。詢謀僉同。乃國民根據之要部位。初勿俟削足適履。為倘能煽惑揚波。大張勢力。



以穩固我天然之自由由權則安知不收一勞永逸之效  
而國民計不出此是黔驢畏虎烏乎久何謂無繼續  
性夫祛除暴君是民權之起始部而終止部尚未也  
是民權之導火雷而王焦點尚否也暴君一去民氣  
霽舒井井周禮未艾也天雨流芳重重選舉未滅也卿大夫自  
治成法未掃蕩也國民苦壓制久矣不宜於此破除  
九重高遠如帝如天之礙障軍教政刑典禮一一執  
而議之以為民權之歲事耶乃國民意除暴君而已  
是能奪烏獲之鼎而又旋棄之也烏乎濟何謂無固



結團體以為政治思想夫徒手不可從兩狼子身不  
可鬪衆強必南北一心內外同意而後舉之者遠動  
之者大厲王被逐竊意當時不外兩種人一畏被監  
之謗民一思作亂之頑民其自好之士具代表一時  
人民之資格者必不與茲故有所見而來者終無所  
見而去譬之遊好源者掉舟而上花溪滿意足不求深  
佳境入也烏乎美今夫付將於木偶亦何以能用授  
美錦於學製務亂烏知所裁謀國是論讜議必智識  
相當而後措置無乖方吉凶悔吝之交趨避用舍之



界利害損益之來相去閔不容髮鹵莽則潰滅裂則  
決故知民權可貴民權定來易言也然而東瀛立憲  
上下寬舒不似歐人之暴動而民權曷嘗有缺陷所  
謂民權伸張固<sup>者</sup>此而不在彼矣

問近日已塘作難李太守前往親征路僻俗殊

當用何等人為偵探為鄉導與彼地山重水

復關隘頗多守以老我師將用何術以

破之歟士卒最畏飢寒當此籌糧已有成局

至秋後天氣凜冽彼得憑凌殺氣以相剪屠



當用何方以制敵歟募勇非不可用但恐招  
募雖多並無用武之地而籌糧運餉則刻不  
容緩又將用何法以處之夷人攻夷較為便習  
能必其為我用歟中甸與巴塘結好難保  
不為奧援果何術以消未形之患歟其各舉  
所見以對

近日巴塘作難太守親征補兵於荒夷絕域之區深  
入於負固不服之地言語不通輿圖不悉情性不同  
蠢動豕突於其方豈得謂小醜跳梁可以折筆答之

天雨流芳



哉。而我以驅新羈之衆，裹千里之餽，於焉畫沙聚米，其形勝摹擬想像，以從事焉，不能也。則謀之不可無其術也。謀之道奈何？在揀選其閼謀也。兵事以偵探為要，消息滯，舉動不靈，謀之者曰：須以曾任夷地貿易者為偵探。噫，此大雨流芳妄論也。夫老商宿賈，雖屬通夷語，諳夷俗，然竊恐兵燹一開，則巡捕必嚴，為夷為漢，不難一望而知也。既知之，豈肯釋之而不疑？則此可用而不可用也。夫夷人之僑居內地者，曾不乏人。苟令隸其名，姓質其眷屬，喻之以利害，格之以賞



罰使之奔徒往復則其誠必輸其機秘猶易得也所以為偵探者在此所以為鄉導者亦在此也一宜講攻法也聞巴塘無堅城深池之可守關隘即其城池也夫固有一夫當關萬夫莫越之勢則通關非攻城之比也兵法曰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偃旗息鼓直擣巢穴以決勝負此神速與川兵連為一氣而劃以會期以中維訂為救而鎮以將領此上策也上策既不從矣則彼利在久守我利在速戰關隘雖有防守宜旁通曲暢從於無守之危徑擊險絕幽以達之

天雨流芳



而獨樹一幟。粉商粧賈以進之。而再樹一幟。然後大  
軍繼之。如鄧艾之下益州。呂蒙之進荊州。是也。此中  
策也。若逗留不進。則老我師而乘我敵矣。此其為下  
乎。一宜慮飢寒。徵糧千里。宜於暫而不宜於久。宜  
於勝而不宜於敗。若萬一失利。則運穀之馬尚能聯  
絡於道乎。况彼耐飢耐寒。淹滯久則糧愈難繼。時又  
漸寒。既飢且寒。則我難苟。我以從事。彼必乘此而咆  
哮猖狂矣。誠所謂以王制客。而以逸待勞也。計宜委  
甸。厥為東道主。令其貸之糴之。使足供於未戰之先。



孰

又以中甸為外廩現已籌之成局之糧儲之積之以  
待後日之不虞則進無狼顧之憂退之有可守之具  
然而不神速則仍無也若不決一戰於天時盛熱  
之時則嚴寒凜難與爭鋒矣不若積粟厲兵再待  
春暖再熱身一宜處置兵勇也一宜駕馭夷人也一  
宜潛消內患也一宜若其事實相因也聞巴塘蓄謀已  
堅獷悍難靖非可通使以折衝樽俎者則募勇難  
從稍減矣然用之不得其宜則虛耗糧餉而募勇同  
於贅疣夫夷人之雜居內地者不少而必志阻意銷

芳流雨天



不為非法者非有遠大之見也。畏禍焉耳。楚勝則附，  
楚齊勝則附齊。其勢然也。是必募勇得其當，而後夷  
人為我，用夷人為我，用而不復。中甸不敢為內患，彼夷  
人孤死哀<sup>兒</sup>，必以顛相從。豈能輸誠報効，豈能坐視不  
援。然既在內地矣，終<sup>必</sup>為漁人之利。故處募勇宜得  
其道也。其道奈何？凡咽喉要害，宜設法陷之，併力奪  
之，以為拔幟立幟之法。則庶幾用武得地，我軍之長  
驅直進者，入之易，出之亦易矣。彼夷人之坐視成敗  
者，斂其鋒而韜其銳矣。由是而彼夷人之為我用者，



或伍中充一人。或什中充一人。以攝其氣而夷酋之  
住居中甸者。或令質契券。或令將官兵以維其志。則  
募勇無濫餉之憂。夷有有用之利。而中甸不敢與  
援矣。今夫巴塘僻地也亦夷人也。山峻路危。固有鞭  
長莫及之患。不與戰則已。既與戰也。則總以神速為  
得。雖曰要隘難攻。然天下無不可鑿之山。無不可渡  
之水。兵法不曰乎。善者動於九天之上。亦惟在得  
其人耳。若猶豫逗留而不進。則非所敢知矣。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



此類身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

必本然也義

士何以錚錚較較不為地圉不為俗累不為人下曰

厥道有三三者惟何志不立不可也學不裕不可也

才不足不可也

有是志而無學以輔之則志必妄誕有是學而無才

以幹之則學終難成才學兼優矣也而無志以貫注之

則或以地圉之習俗必甘為人下而不恥矣

將何以克自樹立超出隨常流俗萬萬哉夫以志過

人者曰豪才過人者曰傑兼才智志而優於學者曰豪

天雨流芳



傑之士。吾孟子以豪傑之士美陳良。諒哉。誠有斟酌

乎其言之也。而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者。志也。悅之而

北學於中國者。學也。學之而能先北方之士者。才也。

三者皆備。宜孟子以豪傑之士美之也。夫人才不擇

地而生。聖道不擇人而傳。雖極之山陬海隅之區。窮

鄉絕壤之地。殊俗異教之方。未嘗無人。未嘗無學。然

或智力不逮。流俗足<sub>是</sub>。學養未純。異學<sub>端</sub>足以擾

之才識。未富中道。以<sub>足</sub>敗之。此人才之所以夷不華。若

也。陳良楚產也。使不之北而進沐周公仲尼之德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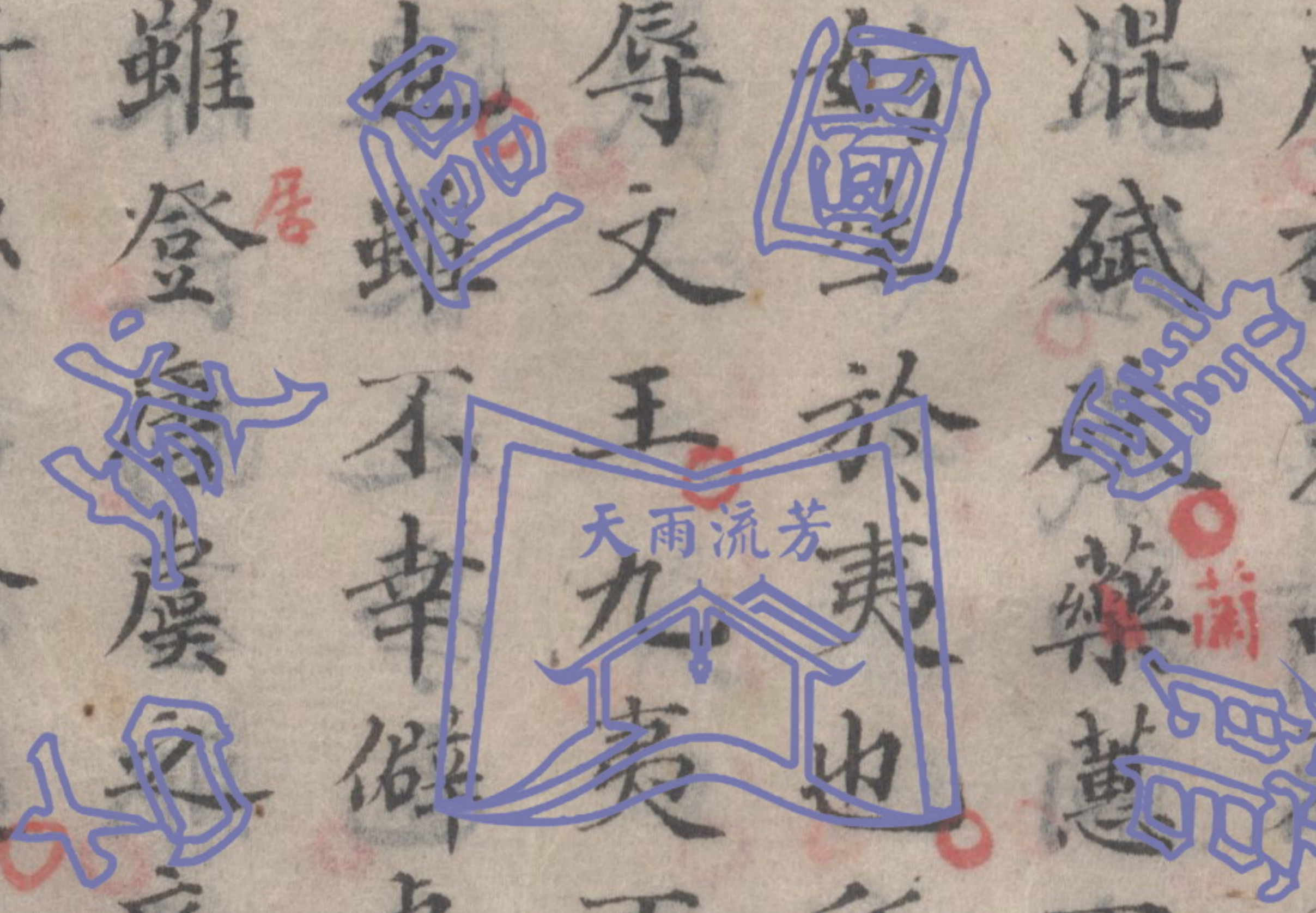
陳良楚產也

天雨流芳



則安知不為獷狔縱肆之武夫。安知不為曲學阿世  
之害正。顧陳良產於楚而不囿於楚也。良材不妨在  
幽谷。璠璣不妨混砥礪。蕙不妨雜荆榛。豪傑之士  
苟不以地囿。不<sup>囿</sup>於夷也。所以東夷不足以屢大  
舜。西夷不足以辱文王。九夷不足以陋孔子。蓋人而  
有志也。才也。學也。雖<sup>居</sup>不幸僻處天末無害也。人而無  
才也。智也。學也。雖<sup>居</sup>處閔黨之里。究有何  
補益乎。此陳良所以產於楚而不居在北方之士。後  
而北方之士不克在陳良先也。嗚呼。今之天下亦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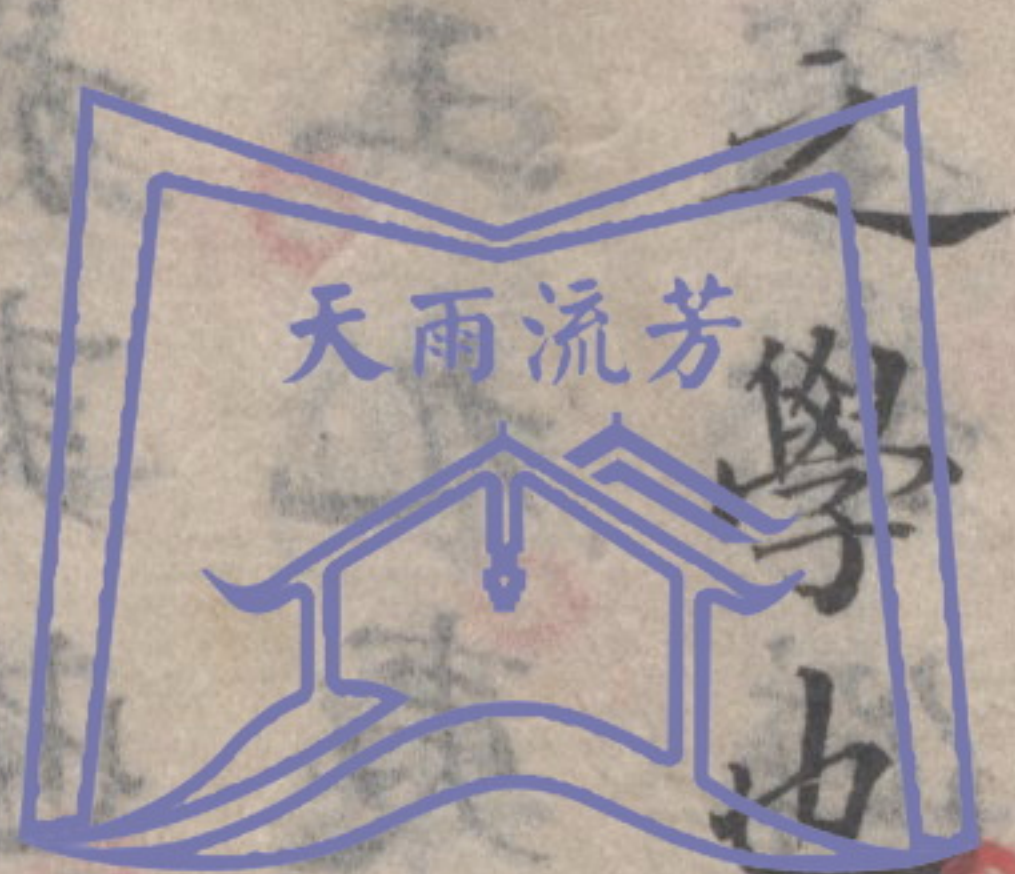
天雨流芳





術競之天下也。以楚產之陳良，尚能處北方之士之  
先，則以中土之人才，而北學於中國者，更當何如耶。  
吾不知曾有如陳良者，否耶？果無陳良其人，是無陳  
良之志也。是無陳良之學也。且無陳良之才也。安得  
謂之豪傑之士哉。

鶴九兩先生賢棣鑑。和。轡。過。隙。如。箭。故。我。依。然。  
而馬齒又加長矣。向憶榆邨夜話。兩先生臨別贈言。  
媿之。餘音。仍留耳鼓。光陰無情。可驚可畏。返觀自身。





毫無片長薄議。寸進尺增。對我知己。愧歎奚若。兩先  
先固吾麗。後起之傑。乃相得最深之交。每當孤燈獨  
坐。閉目凝神。默念所<sup>學</sup>。畏<sup>友</sup>。輒依徊贊嘆。而不能置。  
但願珍惜時光。<sup>穩</sup>上進。用成現世偉大之人。令愚  
兄拍案叫快。掀鬚而大<sup>天</sup>。有今日乎。是則所<sup>固</sup>拭目  
以俟。亦抑指顧聞<sup>事</sup>耳。君子其勉旃。

再者二月初曾呈<sup>學</sup>。英兄處。冀有慨然賜答。  
乃竟惜墨如金。意者其有所沈滯歟。竹報日請為  
一談及之。敬請文安。不一。小兄 德彰

繕於古滇  
明倫堂



